

兩小時的點描藝術家

法四 C 98141308 張苒

「我曾作為羔羊，在那羊圈中睡臥，
成為在那裡爭戰不休的惡狼們的敵人；
今後我將帶著另一種聲音，披著另一種羊毛，
作為詩人，把故土重返，在為我施洗的泉水裡，戴上我的桂冠。」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二十五首

按下向上的電梯按鈕，踩著凌亂的步伐，朝著法律系七樓的實習法庭前進，下堂課是「作家論佳作特色講座」，腦中徐徐浮現的是我對詩人最深刻的印象、那是身為詩人的光榮與夢想…在天堂耀眼的金光中，但丁昂然站立，對自己及對世界宣告：我——將承載詩人的使命，以詩的語言榮耀地向世人揭示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與體悟，進行對生命本質的思索…。在文藝復興時代，文學不只是花俏的玩物，同時更承載了過往知識的縮影與當下社會的意志。踏出電梯，我問著自己，如今在這個屬於影像與訊息的刺激時代，一個相對安逸而中庸的社會，數個成癮於感官麻醉的靈魂，作家對文學又能寄託什麼？難道期待文學狂熱的回歸嗎？

「唉，第一堂課就要遲到了嗎？別再胡思亂想了。」我責怪著拖拖拉拉的自己，一邊氣急敗壞的推開實習法庭的大門。

打開門，我低著頭快步走向了第一排的空位，故做自然的抬頭時，卻正好與講師的眼神來了個不期而遇：頂著一頭摩登俏麗髮型的張曼娟老師，正講述著文學與創意的各種排列組合，配合著老師的眼神與肢體的頓點，講台上的 PPT 切換到了下一張。我換了個舒服的姿勢，非常悠閒的欣賞著歌詞中那位神秘女孩對男孩的自白，貪心的享受著專屬於戀人間的深邃與甜蜜。

兩個小時的時間在不知不覺間悄然流逝，噹噹噹的鐘聲響起時，我帶著前所未有的輕鬆心情漫步離開實習法庭，看著各個學院的陌生同學們窸窣窸窣的談論自己對課堂內容的「獨門見解」，甲說、乙說、丙說、折衷說…我莞爾一笑，第一次感覺到原來人文科學沒有絕對的答案是多麼美好的事情…

每三個禮拜就有不同講師來主講是這堂課的特色，也是吸引我選課的重大因素，整個學期下來，我們也接觸了各種形式的文學表現：有時是風雅的詩文吟頌欣賞，有時是細膩的文學手法探剖，而有時卻是近距離的座談會形式。不論是帶著悠閒的心情、面對完考試累得快虛脫的心情，或是剛跟情人吵架後憤憤不平的心情，從講師開口的那刻，下午一點半的實習法庭內的一切都開始起了不可逆的化學變化：每串此起彼落的笑聲、每張興致盎然的臉、時不時流露出的疑惑與好奇，就像秀拉的「點描派畫作」，一百五十個獨立的個體在同一的頻率下，因為某種神秘的機緣共同交織，完成了這限定兩小時的文學藝術作品，而不知不覺間原來我也漸漸喜歡上溶入這一切的感覺…

學期的最後一堂課，我再次詢問自己「妳，找到答案了嗎？一位作家在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年代到底有什麼存在的空間呢？在這堂課程中你到底得到了什麼呢？」

我悠悠的回憶著，那次陳義芝老師在講台上吟誦詩句的情景：他緩緩閉上了眼，進入了詩的世界，一字一句中，他微微顫抖的聲音讚嘆著〈蒹葭〉的絕代風華…還有那次，向陽老師帶著他對台語以及這塊土地的熱情眷戀，親口朗讀著那首國文考試的常客〈阿爹的飯包〉以及那首具有後現代色彩的空格詩〈一首被撕裂的詩〉，還有還有廖輝英老師在課堂上妙語如珠的幽默自嘲…

沒錯，或許一切都沒改變，學期過後，不是文藝青年的我不可能一夕間成為張愛玲，抖落一身的俗皮屑，換上華美的袍；拉丁奇幻文學也仍堅持它的神祕風格，老樣子我也只能服輸高舉雙手投降，莫名奇妙的被放逐在〈第三個河岸〉獨自漂流。但是，在這幾堂課中、在這幾位作家身上，我看見了詩人用深愛的語言形式記錄下了自己的內心世界、小說家成功的將自身的渺小存在與身處的時代相連。原來，文學本身就應該是一種語言的藝術，而一位傑出的作家單純的就是一位以獨創的表現手法描寫自身心靈與生命熱情的文字藝術家。

一樣的日子裡，時間一如往常的結束了最後一堂由劉克襄老師帶領的火車之旅，我卻帶著截然不同的心情信步離開諾大的模擬法庭，點跟點，近一點看起來是分開的，遠一點看，卻又是相連的；人和人，看來是分別的，卻又會因著某種機緣而相繫在一起…拿起我的法典以及那本只翻過幾頁的〈包法利夫人〉，我抬起頭按下向下的電梯按鈕，秘密的許下心願，期許自己也能成為一顆堅強獨立、掌握幸福的油麻菜籽。